

萬一樓集



尚饗文

同年合祭雜年嫂文



著

女難同鄉合祭許母沈安人文其奚烈喜藏素絲田分青  
 維靈婦順夙閑母儀終保相夫為儒雖未服有官政而晉膺  
 封誥之榮教子入官兼能振起儒紳而鼎新理學之表木  
 惟喬而花繁穀方實而榦槁某等荷景運之方隆志英賢  
 以自澡顧微言之將絕藉令予乎同討於令予也既同志且  
 同鄉則安人也非吾母亦吾嫂儀末束乎生甥情能忘於宿  
 草望南鴈以緘忱臨西風而振悼尚饗

萬一樓集 卷四十六

草祭章太翁文

維公性資端厚儀度豐宏一鄉推重六館蜚聲才可致用而  
 數奇於行道方向泰而子先其榮願封誥之指日捧除書而  
 戒程紛市人皆爭羨何天道之不經嗚呼以公之所養使得  
 膺乎一命豈無補於蒼生以公之有子即朱彌乎百歲亦何  
 損于長靈問禮叨塵戚末每奉威刑適雲山之多阻致魚鴈  
 之難憑感朝露而動息悵宿草其奚勝遠緘素練用代青萍  
 尚饗文

同年合祭雜年嫂文

維靈令儀夙習美譽孔輝默相夫子正色冠綏凡可喜與可

憫爰必躬而必隨胡鳥道之既出乃魚軒之復摧某等年家  
義切客路塵追悵雜珮之舊咏咽春相以興悲薤歌三闋椒  
薦一杯尚饗

祈雨文

維萬曆六年歲次戊寅四月壬午朔越六日丁亥雲南布按  
二司分守洱海道右叅議駱問禮謹帥楚雄府闔屬州縣并  
各有事地方官員及師生人等敢昭告于風雲雷雨之神暨  
本府山川之神本府城隍之神五風十雨乎世之常茲當初  
夏農作正殷而天久不雨物性民情隱隱可慮豈待罪地方  
者政行無狀故神降之罰耶茲各洗滌愆尤聽命壇下必得  
萬一樓集

卷吳

二

所以慰百姓之望者乃敢寧處惟神鑒之謹告

新道成遣州官謝土文

維萬曆六年歲次戊寅七月庚戌朔越十有八日丁卯姚安  
軍民府姚州知州羅瑱敢昭告于分守洱海道土地之神惟  
神奠麗一方柄司百福茲土舊爲軍倉改建分守洱海道自  
去秋勤工以至今日雖未盡落成而就緒者過半工作土木  
運用咸宜凡此康吉惟神之休茲將擇日遷本道住劄於茲  
特以牲酌之儀用申祇薦尚饗

移居新道祭土地文

維萬曆六年歲次戊寅七月庚戌朔越二十有四日癸酉雲



而公渾涵敦大如伯牙之鼓琴造父之御馬雍雍乎追大雅  
而宜法從蓋嘗謂公之撫滇其毅然操有定算也如泰山之  
不可移其沛然施有德澤也如江河之不可壅而上恬下熙  
合萬口而咸頌謂當陟台階秉衡軸以福社稷如鼎如棟  
而胡淵簡命之方崇乃傳聞之惑眾某等叨從士吏濫竊儀  
刑貽戀羊碑淒迷蝶夢羌負耒且含辛剝入幕能無恫馳一  
騎兮千山愴百年兮孤期嗚呼公來滇安公去滇思法令如  
新簡編可誦敢盈縮其分毫使公私乎倅德苟九泉其有知  
幸寸衷乎是洞尚饗

維年奠高中元座師文

# 萬一樓集

## 卷五

四

維年月日門生雲南布政使司左叅政李良臣右叅議駱問  
禮雲南提刑按察司副使鄭恭胡心得僉事顧養謙謹以柔  
毛剛鬣之儀馳奠于座師故中極殿大學士少師兼太子  
太師吏部尚書高公之靈嗚呼人亦有言朝廷之上重臣  
不可一日無權臣不可一日有公兩參密勿再受顧命  
綱繩風俗侃侃自負以爲不可有而政明度肅小人知所憚  
君子得所耦顧我先皇所以倚毗之者甚厚以爲不可無  
而兼攬秉直近者且懷疑遠者則多口欽我聖上所以責  
備之者豈偶嗚呼君子處世予奪在朝廷是非在人心榮  
辱在一時論公論在萬世此千古之大都復何羨而何咎良

臣等過辱甄收濫叨升斗同時而進者蓋四百人而數有升  
沈事多先後獨五人者迢遞邊關差池奔走固覆載於乾坤  
實栽培於戶牖使公爲重臣耶固未能白公之雅志而淑  
德之雅生與有榮使公爲權臣耶固不能爲公之私人而感  
德之私死且不朽悵宿草兮千山佐生劊兮一缶尚饗夫  
嗚呼公以女女我館我食我憂喜榮辱與夫宦學遠遊莫不  
周旋訓迪張我植我無非欲我得以與公共歡戚而公之  
生也我有祿不能分養今既葬矣而不與執紼葬三年而歸  
歸以憂又一年而得拜墓下此輿道路之人何異反袂掩泣  
萬一樓集 卷五

五

用陳一奠尚饗

奠傳母郝宜人女

嗚呼方夫人之來也音容儼然固非人民之所得親而遐想  
夫冠佩之楚琴瑟之和莫不喜色曰夫子父我其所以爲儀  
刑者必至而胡怪爾也今夫人之逝也音容寂然尤非人民  
之所敢言而默想夫房帷之間服御之虛莫不疾首曰夫子  
母我其有得於相助者必多而胡遽爾也禮於夫子舊忝年  
聯之雅近叨政教之先則所以欣戚於夫人者視恆情爲更  
切也欣不幾何而戚之所係者遠矣恭陳薄奠以寓一哀尚

維萬曆九年歲次辛巳三月甲子朔越二十有八日辛卯原  
任雲南布政司右叅議駱聞禮敢昭告于本宅土地之神司  
戶之神司竈之神司門之神司井之神自古有國有家者皆  
祀土地之神而家則主於中霽祀於季夏及夫春祀戶夏祀  
竈秋祀門冬祀井以起居出入飲食所資非小也後世沿  
襲佛老之談讒爲淫祀而反遺正神非一日矣茲特考訂古  
義崇正神位第以財力有限祠宇不宏禮儀不備定於月朔  
拜謁歲中合祀雖未能盡協古制而祭於時宜頗似得中惟  
神鑒安祐我室家謹陳酒饌用申虔告尚饗

萬一樓集 卷五

六

維萬曆十一年歲次癸未四月壬午朔越有九日庚午原任

雲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叅議某等謹以香帛之儀致奠  
于故舊誥封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張  
公之靈維公篤生名世上翊人聖君譬夫元氣調時序以成  
璇天之能而已不尸其功邁彼巨靈挺鰲足以立地之極而  
入莫知所自問禮迂疎一介落魄半生感國士之隱遇而雅  
邇本源其在昔也跡雖遠於千里詎不興執凡之思瞻政府  
之新光而妄意尺寸其在今也望尤切於三年能不効束芻  
之敬儀慚及物議激由衷尚饗

維萬曆十一年歲次癸未十一月己卯朔越某日福建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分守漳南道左叅議眷生某謹以香帛之儀致奠于 誥封一品夫人王母之靈嗚呼觀心以聲莊表在裏牛馬之走樵殺之役安知夫人而所知者夫人之夫子也夫子以文武之才宏安攘之略外握百萬之貔貅內容三千之珠履雖於閭政無與而所以得從容帷幄不煩內顧則夫人之相助可知不才憑軾振履初入夫子轅門歎坐終日水陸珍錯半出內廚詢之從者曰夫人於桑梓內容每爲加意如此心竊異之遠轅門曾不踰月而夫子且鼓盆送夫人

萬一樓集

卷六

七

仙遊矣訃徹海濱公私動色官聯戚契夫子於我何如而夫人且能不以外容視我者感念榮枯能無慘惻嗚呼城郭百年傳舍終沉鶴語雲山千里故園空憶魚軒莫遏微衷聊陳薄奠尚饗

夫子楚臬同寮祭楊封君文 維公舍光藹碩履厚秉謙固深涵而淺發爰裕後以光前方夫下帷蛾術抱藝鵬鸞孰當長缺顧守寒甕豈惟暢鴻休於多士亦且垂燕翼於後賢乃文脩而武作俾衡峻而湘澗斲提綱而秩紀咸邇流而知源某等通家義切就正心懸方思縮地詎謂終天仰式行而於悒知漳浸其遙添悵華亭之夜

鶴唳蜀道之秋猿束劔千里稼潦九原尚饗  
紙而奠郭母王孺人文直其出錄武文直而  
維萬歷十二年云維靈懿性淑姿令脩景福婦道既閑母儀更肅斷機兮製錦丸熊兮式穀祿享專城名彰祕局詎曰充宗展也範俗某濫役巨區側聞芳馥起德無由觀風有觸式爾門閭眷茲蘭玉偶傾蓋於斯須以盍簪於夙昔幸許攀援敢忘旬谿薦惟毛薤歌匪曲尚饗

楚臬閭同鄉合奠帥母文

維靈婦道既閑母儀克正丸熊兮有聲乘聽兮無競海宇荷激揚之休畿輔誦緝寧之慶四子之英實母之令某等各沾

萬一樓集 卷六

沃澤同係通家仰徽音於日表景仙馭於天涯蒿歌楚些總帳秋燧酌一杯於江漢悵三峽之雲霞尚饗

奠帥母劉夫人文

維萬歷十二年云謹以牲帛酒饌致奠于 勅封太孺人師母劉老夫人之靈恭惟夫人令儀淑慎茂節堅貞愛好逮於君子為俗法程逮篤生乎俊哲為 國著楨母也道隆嚴父聞也望洽蒼生某離仇末路奔走邊疆折漢檻者非宋已賦長沙之鵬識夷吾者維鮑真輕有相之冰豈惟略支離之形而節取夫孤窮之意直且出疑危之地而指置於安全之鄉則固未嘗餒夫人之俎豆蓋已久夫人之門墻紛榮生而

戚逝羌采藻以陳漿嗚呼古難知人士重知己酌海水者必  
逝而知源報春暉者寧慚於采菲義激百年情聯一體湘渚  
寸陰巴江千里尚饗

維萬曆卅三年歲次乙酉五月辛未朔越五日乙亥湖廣按  
察司副使諸暨路問禮以職事至通山道出故禮部右侍郎  
朱公墓下謹以香帛之儀拜而告之曰公起家令我下邑振  
紀維風俗爲世變兮幾百年而父老曰碑典章軌範昭昭在  
人耳目歌詠德業者嗣後無傳也而加意學校作興人材尤  
稱崇懋禮生雖晚而祖父伯仲在化育中查甲敝邑及公爲

萬一樓集 卷六

九

御史督鹺兩淮尚延致其尤注意者館而造之其後卒多成  
就逮公已通顯尤不忘左顧在京師詢敝邑父老子弟必首  
樂門是公愷悌之化在敝邑者固厚而尤厚於寒門卽不才  
粗有知識亦淑公餘緒而叨濫非分偶過墓下此心之勃勃  
何可遏也顧公以一令能爲下邑造福令名無窮而禮謬持  
憲紀落魄無寸補於大方今且冉冉懷歸矣公神在天雖厭  
薄匪譴應念此我舊弟子裔也寧無所以啓我鄙拙者乎敢  
藉有司敬陳俎豆尚饗

惟公剛明正性博達雄才臺端綱紀臬憲風裁兩督師儒總

嚴名教法井井而無偏士蒸蒸日上蒸蒸而有造中雖投稭已見賜環  
兩京迭借三命黃蕃暫許歸田終資調鼎胡不憇遺愛莫與  
拯某等或神交於仰斗或心醉於執鞭慚宜守之無狀荷鄉  
達之有先方切儀刑能忘震悼聊陳谿沼之毛共展蕤蒿之  
抱尚饗

維萬曆十六年三月二十有二日敦仁堂主人駱某謹遣僕  
某以飯酌孟酒一注佐以肉腐列於楊五之墓而告之曰嗚  
呼楊五汝來投我本以求生也詎意得死我之收汝本以生  
汝也又詎意死汝然則人之死生命耶入耶哉荒天饑道殣  
萬一樓集 卷哭

十

相望汝以行丐入吾門曰能收我服之終身我內憐而告我  
曰方求園丁是不可哉予鑒汝貌曰是不類偷惰者生丁夫  
而添一園丁何不可也是汝之投我我之收汝皆爲生計爾  
不三日而以病告曰月來日不過一飯亦有不得者爾無恙  
今三餐飽而恙豈非命耶予曰無傷臥一二日投之粥或食  
或不食尋且告死矣予駭之人曰是無足駭久飢者不可頓  
飽市中某某皆坐是死非一夫也予爲之悽然不語者久之  
嗚呼使汝常不飽卽飢而死未必若是之速也然則死汝者  
誰耶汝之來也以終身誓今既踐其言矣而我則何以爲情  
耶然吾因是悟行仁者之不可無術也官司每爲粥以待餓

者使皆爲汝則所傷不既多乎所貴計口而授而人之於富貴也亦然以飢渴爲心害驟享富貴而不知節其能不自速者幾然則日後有似汝來者我必不令之頓飽免於死人得汝爲鑒汝雖死其惠於人多矣而汝即死於非命與富貴而不知節者等然汝死不過一身而彼亡國敗家尤不忍聞汝又不肯自安耶吾始欲葬汝於義塚家童以致遠難之即葬汝於園牆之外此吾正欲可無他慮者與而告汝汝尚有靈其飲且食之冷可無他慮矣

文獻合縣士夫奠王母張孺人文

維靈有成國器幸我巖荒防民有制教士多方固以讖傳經

萬一樓集

卷六

十一

之嚴範因以仞九膽之慈筐謂宜食報閱世未央而天胡未定遽爾失常某等同叨大造實竊餘光依仁風而奔走瞻落用以惶忙聊陳薄奠用表微悃尚饗

某等恭築先祖壽二府君墳園牆告土地文而告諸神以酒饌祇申虔告嗚呼古不脩墓爲存慎始之心今乃築墻用致保終之義更無侵犯在我子孫之自圖永絕艱虞賴爾

神明之昭鑒尚饗

祭朱學博廼內文

元代作

學博令器用名光解

維靈闈門讓德宗黨增輝助豹變以成文卓矣立羣英之範

授熊九以貽翼巍然爲多士之魁某等幸承雜珮竊詠芳規  
專誦鼓盆續薤歌於朝露義難相杵佐芻奠以輕罍尚饗  
靈遊闔族遷主告文高顯書萃華章  
維萬曆廿六年歲次戊子八月壬午朔越十有五日丙申孝  
孫份謹率闔族諸孫敢告古人制禮祀止四代義隆一本故  
親盡者祧支別者分而惟有功德者則永世不遷茲特奉祀  
五世祖考義民溪園府君五世祖妣虞氏孺人以高祖考湖  
西登二府君高叔祖考雲栖登二府君行素登三府君鄉進  
士登四府君竹亭登五府君雲城登六府君萃華登七府君  
雲居登八府君配俱世世不遷其應祧應分者各從古制心

萬一樓集

卷六

三

雖無窮分實有限也謹以酒饌統申虔告尚饗  
士登奉安神主文  
維萬曆十六年歲次戊子十二月己卯朔越二十有九日丁  
未五世孝孫份等敢明告于顯五世祖考義民溪園府君顯  
五世祖妣虞氏孺人暨顯高祖考湖西府君第二房顯高祖  
考雲栖府君第三房顯高祖考行素府君第四房顯高祖考  
鄉進士府君第五房顯高祖考竹亭府君第六房顯高祖考  
雲坡府君第七房顯高祖考萃華府君第八房顯高祖考雲  
居府君恭惟溪園府君者好學力田懋脩樂善洽產而千金  
立致固不促言讀書而六籍旁通尤知身體出稻穀以助賑

朝廷來旌勞之恩端表則以舉人鄉里起著龜之仰賓筵  
巾服平定白遵今之制也曾動色於府司儒林集珍羊棗曰  
好古之士哉雅有功於前哲其他著述總屬憲章卽未同然  
固多獨見晚年瀟灑惟抱膝於溪園身後休閒遂生光於俎  
豆蓋當時七子一姪藹然成式穀之風至今日九族八房展  
也守貽燕之範世雖漸遠澤則維新顧茲楓橋原非梓里自  
十九朝奉始稅征車逮壽二府君僅延綫緒若能以一夫而  
巍然成一鄉之望者有幾自非備百行而泰然履百順之福  
者其誰宜矣寡儒允爲別子仰稽古制當百世而不遷俯質  
人心值一時之良會固協義以起先王之所求有品武無違

萬一樓集

卷五

三

亦緣分以防後世之所必趨儀文粗備至於刑訓之所及莫  
非助述之有光同著彝章永祈綏假謹以牲醴之儀用申祠  
事尚饗

十八祭黃封君文  
惟靈性稟溫純行敦懿實素嚴庭訓致鵬翮之垂雲榮荷  
國恩喜龍章之耀日清曹就養行且無方華表歸踪忽焉  
不測鄉里含辛士林失色某等舊切斷金之仰新叨倚玉之  
緣悵朝晞之薤露伸宿抱以芹泉耿沉衷而執紼儼儀色於  
行軒尚饗

惟翁與母勤儉起家詩書迪後謂宜超凡而闕歷詎期厭世  
以仙遊某等想慕音容嘆日時之易邁閱間發引嗟車馬之  
難留聊束生芻用申澗素懇哀慈想靈風不礙靈輿五節  
河言奠正太翁母文暨與恭對三於輿輒其效安祭於土  
古之葬者情有不忍而品節以禮故親知以送葬爲戚今之  
葬者禮非不至而因循於俗故親知以得葬爲幸茲者宅兆  
既小時日且定矣某等忝在親知戚耶幸耶追古感今聊陳  
薄奠尚饗某類報

每歲祭五祀文

恭惟諸神各有顯道祐我室家茲當歲終謹以剛鬣柔盛清

萬一樓集 卷宗

古

酌庶品祇薦常事尚饗

告土穀神文

維年月日云某敢昭告于三位楊相公之神竊惟土穀之神  
其來久矣一鄉一里莫不爲壇廟以祀而其所爲神惟取有  
功德於民者故共工氏子爲社烈山氏之子爲稷而先儒又  
謂古鄉大夫有可祭於社者豈前所云爲四海之社稷而後  
所言者爲一鄉之社稷與恭惟三位尊神其效靈於茲土非  
一日矣而不正其名識者惑之茲以吉辰不揣愚賤特正爾  
位號曰楓橋鎮土地紫薇侯楊二十相公楓橋鎮司種楊二  
十六相公楓橋鎮司市楊三十七相公蓋土地卽社司種卽

稷而司市亦土地也惟神益彰顯道以福我眾庶所有春秋  
祈報未必盡合典禮禮固拳拳不敢或忘而神必能默啓有  
識者之衷以共臻雅道敢以不腆之儀用申虔告尚饗

奠劉乙峯學博文

嗟夫今之祿仕者其寂寥至費舍止矣當其負英拖瑰上爲  
主司所刮目而下爲同輩所讓席曷嘗不以天下國家之大  
用自期及其志願不遂歲月不居就此以謀朝夕卽屢轉久  
厯所得可知而造化不齊復有如先生者不可哀哉嗚呼先  
生貌溫而理行謹而舒一旦捐棄生徒公私痛悼禮自分不  
才謝絕人事久矣而先生不以是棄我愛我子弟敬我父老  
萬一樓集 卷巽

主

有問及我有喪用我今其棄我而去也能無情哉寸緒片香  
聊申一奠尚饗

志無折衷取諸益治不登賦以助公壽祿朝齋白衣不  
取貞顯與其志願不變謀民不取歸此近猶博父酌風轉入  
玉指潤臨目而不忍同輩無賴想當書不取天下國家之大  
用夫今之祿仕者其寂寥至費舍止矣當其負英拖瑰上爲  
奠劉乙峯學博文

萬一樓集卷四十六  
標益通陽進以瀛苑眾無浪序秋林



俗不知變俗與易俗二者何當而可爲此漫語也韓文公有言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悅乎故不能存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愚能求免於不仁而已其自處則存乎人至其所當行則有大明會典及家禮儀節在斟酌而行之一指掌爾夫舉其是者而能行則邪僻之說無自而入固歐陽氏本論意然知其爲非而能去則中正之典愈因而明此孟子所以有感於大人也愚何敢自附於孟子將竊取其意以羽翼夫典禮焉爾而因文以反其本由小以致乎大立德行同風俗庶幾少有賴焉然則大人之全體又待外求哉

萬一樓集

卷望

冠禮

久無行者故無可指舉而行之在其人耳

昏禮

當革者凡一十八條

母黨爲媒

所謂母黨者女子之母黨也本係至親奚而不可然事勢人心多有不一必以之爲媒不無阻格甚則脩好惡重賂賂無所不至此其作俑必緣丈夫失道婦人主事非此將無以轉移之而然亦一可笑事夫媒以合兩家之好與其擇親不如擇賢但素所知識忠信謹厚者皆可不必母黨必不可母黨也

議昏盛服盛饌

媒往女家議親其成否不可必安得穿大服乘轎只宜便服路近者非官長只須步行不必以轎隨後成固爲雅不成亦無赧色若既已許可復請出一媒如始議狀則虛文亦可厭蓋前來言而許可者卽爲媒尙必又倩一媒也至於女家凡媒至卽不允必以盛饌待之與男家以盛饌請媒而及其室人皆屬不情俗習士紳亦多不察而資議昏以歲

男女婚姻昔欲及時成不成一兩言可決俗議親者動經歲餘成且不婚不成尤爲無謂故媒氏旣通卽與定議昏萬一樓集 卷三

不失時費亦少節至於議親必擇偶月此尤婦人女子之見大數見大數星士合昏

古者合男女當其年德俗令星士推合術固不足憑而賁緣賄賂反成不美行禮以媒前來言而指古者媒氏只以通兩家之言及女家許可則行禮只用本家子弟最爲得體若媒氏原係子弟之屬則卽用之無妨其貧家不具禮文者用子弟反多一事則又不必拘泥也

媒禮過盛

俗謝媒禮用大茶飯始送媒氏家媒氏致之女家女家返致媒氏乃受而送其半於女家及行聘又帶媒禮一分此皆枉死市叔孫通所制良可發笑其甚則又有暗賄至五六千金者俗節歲節則必有盒禮筵席至畢姻乃罷皆不爲當禮夫媒豈可無謝須簡便得體或設一席或用盒禮或用折禮稱家有無皆不得過日用常行之數至於媒氏當娶婦之三日送盒尤爲無謂夫媒之親疎貧富不一安得槩必以盒禮弗思甚矣

聘禮踰節

古者六禮不備貞女不行所謂六禮者納采問名納吉納

萬一樓集

卷三

四

徵請期親迎也宋朱文公家禮并問名於納采并納吉請期於納徵以從簡便殊爲得體且今納采問名納吉皆久不行所存者惟納徵俗所謂過聘請期俗所謂道日而已避用物繁

多似不爲過然禮有中制備物采侈觀美甚至花用珠翠帖用金銀此何禮耶古謂幣必誠辭無不腆又謂純幣無過五兩兩今之一端爾推此意也物豈左多氣出金

雜查過厚

言俗論媒禮過厚金幣鼓廉至畢姻以爲不

愛女而厚嫁之亦出人情然稱家有無自有中制必曰某物某物出何典耶與其慮厚嫁而溺女孰若育女而薄嫁厚嫁不已則溺女不止此所謂與於不仁之愈者也豈曰



轉席唱歌撒帳成戲笑耳何待有識者醜之禍惡然不  
禮用鼓樂人心亦不容其音也而免音舍哭而文益儉燕樂  
禮郊特牲婚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曾子問嫁女之家三  
夜不息夫思相離也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邱  
文莊有言黃衰嘉昏會州樂猶有宗薛方非之今則舉  
世安之矣知禮君子不用可也名言名言至於新婿簪花  
亦在可已矣諒蘇則數喪賦文亦益而文之父母淚俱交  
費用被枕曰雖強言而終必父母相親恨賦曰既而曰文  
婦人之贊不過棗栗脰脩魯君納夫人而宗婦親用幣春  
秋譏之錦被非幣耶而重庶家婦女用之於義何取近又

萬一樓集

卷望

又六

益以繡枕鞋襪之類徒道修爾故其妻益美其妻復又  
昏期過喪不故服葬祭禫皆如常而宗婦贈用者春  
曾子問曰親迎在途而壻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女  
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如女在途而女之父母死則女  
反如親迎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男  
不女改服於外女改服於外夫然後即位而哭又問除  
喪不復昏乎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問反乎初此皆  
爲女已在塗者言爾若女未至則雖有定期自當致十  
此天理人心之不容泯者也而或者舍哭泣之位就燕樂  
之席古者鄰有喪春不相里有殯不巷歌此而忍爲孰不

可忍乎徒取不祥而已若夫借親說見喪禮

贅壻

古人薄贅壻然今之贅壻非古之贅壻也不過以男女既長妝奩未備爲此權宜而不無混瀆之嫌曠廢之失余亦爲贅壻者故欲與有志之士道之非甚不得已不可也而贅時親送贅後拜廟具失有不待言無發則後之皆甚接親以弟一旦無常高卑未定而無常言卒爾謂對以親姊妹亡而以妹接之則可兄亡而以弟接之則不可

接面女

當革者凡三十六條

後妻與前妻之父母兄弟原無干涉而往來於其家以父

萬一樓集 卷望

七

子兄妹爲稱終成勉强混瀆不小

接面喪禮

當革者凡三十六條

燒無常紙則救對之便區區山而後救對之便不

貴俗語謂一旦無常萬事休所謂無常猶言不測爾世乃謂

無常是鬼使攝死者以去備酒食燒紙錢以送之背繆甚

矣

父在主義未盡爲難其則

母亡父在而子主喪是家有二尊矣禮文自明世多不考

借寺扣鐘

擗磬於前

術士斜書帳上，謂其鬼言不詳，而以牌焚之。其應數空，鬼言  
溪園公云：三者流俗之做宜，屏絕之。爾古禮亦當更至  
借親式序

李東谷曾見曰：父母將死，人子幾不欲生之時，今人反以  
送死爲後，以借親爲急，遠其死也。禁家人舉哀，置括髮之  
械，而修結髮之好，此夷狄禽獸所不忍爲，而世俗樂爲之。  
雖詩禮之家，亦相率而行，恬然不爲怪。悲夫。○或曰：凡借  
親者，皆出不得已，吁。與其不得已而借親於初喪之時，孰  
若不得已而借親於未終喪之日，然而三年之喪，白駒之  
費，過隙爾。白愛者，何樂於不建。

萬一樓集 卷三

六

買水沐浴

俗浴屍必孝子以紙錢至井邊買汲，此最可笑。喪白駒之  
棺，用米山不計其數，其費亦巨，而動輒以紙錢買水，其

此雖必誠必信之事，然亦俗見。古人居山，不以魚鼈爲禮。  
居川，不以鹿豕爲禮。孔子用魯，不以難繼之物供簿。正川  
未誠佳，非所謂難繼。而在吾浙，則天不生地不養者，耶爾  
徒爲狡猾者所詐，冒達死生之故者，決不泥此矣。人與  
敘服左衽

事死如事生，豈死而夷狄其親耶。雖係古制，亦所當更至。  
者裝飾如生時狀，衾冒不備，而以紙錢塞其頸邊，空處皆

不講於斂禮之故耳

棺中置桃枝米糲蒸底等物

不經之甚據服者自不當服而至齊始

飲酒食肉類與主未撤除杖與齊服女人自當各具本服

設酒食以待客禮不備者斂言代善言及爾蓋其具亦只

此所謂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者在禮父母

喪之喪三年不飲酒食肉初喪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親鄰

尊長強食以糜粥少食之可也弔於人是日不樂行弔之

日不飲酒食肉今乃傾資產盛筵席以燕客而為子孫者

亦竊食恣飲不暇顧惜族姓親友且議其酒食之厚薄喧

### 萬一樓集 卷三

九

譁忿笑無所不至不可之大者○曰遠客何如曰知禮之

客必不食於喪家必待食於喪家亦有素飯爾欲行禮能

狗俗耶食以類類與主未撤除杖與齊服女人自當各具本服

分孝帛羊羔酒會因齊喪本類不入於口齊三日

孝帛何等物而分之與人亦何樂受之家禮司貨之不

如服制之其無所不備皆為有力者言之爾然其具亦只為

始有服者設喪主未必有力則有服之人自當各具本服以

待成服若無服者自不當服而至有爭長較短者此何意

也

靈前掛奠塔

眞容出後世佛老陋習既未必肖其人而使畫師熟視婦人想像模擬尤爲不雅且死後神靈未葬則古有重今有魂帛已葬則有主眞容雖肖不取於知禮君子而乃懸之靈前葬後逢新正懸之堂上至令賓客無所措手足不自知其非也久矣夫各取其類鳴於而哭時中設齋齋不類寫銘旌必隻字

各隨稱呼所宜何拘字之雙隻

雜殯而世思謂日與葬夫雜而宜權容且此誠變疎匪堪容卒於正寢殯於容位者惟家長耳其餘卑幼當別有殯所矣今不問尊卑男女同殯一堂混演爲甚

### 萬一樓集 卷三

十

成服以五日七日

成服於死之第四日斂殯既畢四方之賓客來如之何不勝服而拘忌倘日延緩失時囚首對客以此爲愛親耶敬客耶失先王之意矣

成服設燕

成服者五服之人各服其服卽位而哭相弔如儀爾不設奠不聚飲今失其義具奠聚哭而燕之夫有服之人既不當飲酒食肉無服之人又尙服可成而有不然者羣起而指之曰親死而不成服不察習俗之非而加大以莫大之罪自非道明德立之夫一國非之而能不顧者鮮矣君子

表微況此其著者返壽喪制備至矣愚謂不特無益  
服制參錯

喪服有肯定之制固不可求美亦不可苟且古者布各有  
升數今所謂麻布實草布爾此則儉吾從眾可也而經帶  
不辨巾冠各異男子又巾婦人非送葬不蓋頭而制極短  
小至墓所卽棄之不知婦人平時出外必擁蔽其面蓋頭  
正以蔽面而奠哭男女俱在塗次不論往回正所當用又  
巾無考至於梁冠蓋有笄者之服士庶平時不服梁冠朝  
服居喪用之於義無取人亦有信之者而或謂父母之喪  
無貴賤一詆之爲謬然則天子九月而葬庶人而止踰月

萬一樓集 卷望

十一

也無貴賤者三年之喪因貴賤辨者儀物之節況今朝  
服非大朝會不服則喪之冠服雖取法於朝其服之亦必  
有時經傳所著多士大夫禮下而眾庶恐不無小異且禮  
謂言而後行事者扶而起身自執事者而垢而已許以面  
垢而必責以梁冠衰經古人制禮當不若是之苛也知禮  
者察之諒各異異于父事職人非與喪不蓋頭而制極  
喪無次也禮制和亦實草布爾此則儉吾從眾可也而經帶  
此不可責之平民富貴之家定不可缺也且古者亦必

作佛事

作佛事之無益於死者先儒論之詳矣愚謂不特無益於

死者使鄙俚禿徒恣其不經而謂此親於地獄視其親爲何如人耶其爲死者之玷亦多矣而俗子迷惑不悟惜哉  
輟煞數七  
人之死也精魄消散安有一身爲鬼使所攝復返而能害人亦安有每七日見何鬼王之理此皆浮屠氏不經之談所謂輪迴者之緒餘耳使有鬼使攝其靈神而復得返宅孝子慈孫當哀迎之不暇而忍避之也

生命避忌

人之生也形氣聚而有識有知及其死也魂魄離而爲神爲鬼鬼神之說不一據死時而言則寂然而屍者蓋所謂

萬一樓集

卷望

三

魄也鬼也無識無知者也舉動厝置惟人所爲安能知人生命肆爲毒害而信邪說忘天親斂而不視葬而不送於汝安乎自同於禽獸而已

送葬繁華

喪用鼓樂其失易見至於開路神出古方相及蓬頭仙童男女金銀山之類出古劍靈銘器人多視爲不可無以愚視之皆繁文爾況出於古而實非古無銘器雖近於之死而致死之然神歸室堂致生有所繁文省一分則禮正一分

送葬酒食

甲客燕飲固非矣於送葬復燕客而又於墓舍作席待客  
煩擾非禮所宜痛絕  
窆後具奠事不恒如至春葬良葬其醢香不暖文為壽贊  
古不墓祭況窆後自有虞祭具奠何為父公大論衣以鞋  
覆山之大典崇祿論之婦個育婦及蕭惠文踏不且恐裝出  
覆山者葬之第三日祭墓也古孝子且有廬墓者葬三日  
矣人子思親無所不至思而祭之奚為不可然此時虞祭  
未了而墓祭又非古舍正禮而為古人之所不為何取於  
知禮者若展墓則初葬之時惟人子之心固不制人使必  
不為然亦不可妨虞也

萬一樓集

卷三

三

久殯

俗久殯者皆以不得好地為詞使其委以無好地不葬則  
當終日惶惶惟地是求矣而從容自得視其柩之曝露若  
為固然怠緩妄親莫此為甚地信當擇豈無正論而眩惑  
蔭應之說誕妄不經輕父母之體醜重子孫之禍福滅中  
正之大典崇邪僻之私圖有語以蔭應之說不足憑葬地  
不能為人禍福者則漫不加省且曰朱文公大儒亦以擇  
葬為急牢不可破至有終身不葬其親者不知文公之擇  
葬果為蔭應乎抑別有說乎葬地果足為禍福知道君子  
不敢越分犯禮而冀獲未然之福苟免無形之禍也況萬

萬無此理先溪園公謂人言祖父能蔭子孫子則以子孫能蔭祖父葬以時而蕃鬱其邱木翦除其草萊亦蔭祖父一事而久殯不葬死者有知能不痛恨其子孫蒸而爲厲鬱而爲崇乎近時又有另爲殯宮者失愈遠矣

易服赴燕公曰東鄉翁廢杖重父職一妻則燕齊中暴葬居喪決無易服之理大不得已則墨衰決無赴燕之理人召之燕尤爲不知禮況於燕客而復用樂遇生辰而受賀讀鄰有喪春不相里有殯不巷歌之文能不汗顏乎期香服期過限

禮言喪至乎期而止加隆焉故再期名爲三年其實則二

### 萬一樓集 卷望

古

十五日而已蓋期而小祥再期而大祥中月而禫故爾後世解中月爲間一月遂成二十七月然月亦不計足必計足月則大祥至禫踰兩月又不止間一月矣而世俗服者必滿三年士夫不滿又計二十七足月殊失禮意而受奠奠儀豐腆謂是期之期大不特曰與是期亦無與是期人

得司馬溫公曰東漢徐穉赴弔灸雞一隻以綿漬酒中暴乾裏雞徑到所赴以水漬絮使有酒氣泔米飯白茅爲藉以雞置前酌酒畢置謁刺去不見喪主然則奠貴哀誠不在豐腆也愚謂觀此不惟見奠不在豐以不能備酒食待客

爲歎者亦可以釋然矣

至除弔奠  
葬有定期士庶人踰月不得已至三月極矣爲親友者情  
雖甚厚禮有中制贈賻臨奠各有分數二至除夕在月內  
固不必漬舉在月外豈事所宜而復爲弔奠哉親友相勵  
以禮豈惟不當弔奠而已至於小祥大祥人子之事親族  
具祭亦屬過情

衰服由弔

衰無出弔禮有功緦之喪仍以功緦之服臨之今人不問  
齊斬以爲此孝服於弔正宜遂服以往其失甚矣況三年  
未之喪而弔不已虛乎

萬一樓集

卷三

五

未葬除服

禮未有三年而不葬者不得已而不葬則主喪者不除服  
此先王所以必其時孝子所以著其情之道也而今人停  
柩在堂綵服燕樂視爲當然未之學爾

未葬繼娶

前妻未葬遂娶後妻何緩急失宜如此古者母亡父在子  
服母期而以心喪終三年以尊父也子喪未畢父不繼娶  
以體子也今之風何獨不然

制中文辭

至古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何文辭之敢爲冒諒陰

之譏以申罔極之痛且以爲譏而況其他著作乎

祭禮

當革者凡五條

生忌日

不詣齋單及飲酒食肉等類

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言親死之日也若生日何忌之有卽思親之心未必不感時而動要不得忌同於死矣鄉會乃爲主神楊侯慶壽尤非正禮○忌日不當及祖親羣親之殺也古逮事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愚謂忌亦宜然而張橫渠論忌日只當易服無不事事不必設祭殊爲有理蓋母祭旣不當及父父祭又

### 高一樓集

#### 卷望

六

已之耳

庶母耐祠

程子曰庶母不可入祠堂其子當祀之私室

墓祭

古者墓祭也

古人唯展墓蓋墓所藏者魄而魂則返於室堂韓文公謂墓藏廟祭不可亂是也祭墓始於秦蓋因陵有寢廟遂從而祭之後世相沿遂及士庶然野祭而已豈可言禮但由來已久勢不能遽革寒族新定清明展溪園先世墓止四拜仍回廟行祭禮將漸變之恐亦不能盡變也以俟同志

者

古者墓祭也

作福於民曰民無其言謂奉山不設林放曾陽天賦不設奉  
俗遇歲時禳禱則具牲饌倩巫師雜請諸神謂之作福褻  
瀆神明之甚者何福之有○或問親有疾宜禱鬼神否錫  
山馮公善曰論語註云疾病行禱五祀蓋孝子迫切之至  
情有不能已者昔周公欲伐武王死但告于宗祖虞黔婁  
欲代父死母夜止稽顙北辰非若後世宰牛殺牲諂祭非  
鬼而無益也若欲行禱當師二公焚香拜懇極誠而已神  
不在賂也觀此則僧人誦經道士設醮收天還愿之類皆  
可已矣

拜天地  
萬一樓集 卷望  
七

其鄉俗凡事必拜天地亦有供天地君親師神位者禮殊不  
經自古天子祭天地諸侯卽不得祭矣而況於大夫士庶  
蓋凡禮拜神明必我之精神能爲之管攝與之淡洽而且  
應且饗天地之火舍天子疇能爲之管攝與之對越而拜  
之以爲能敬天地否也然統而言之則天地均非士民所  
得拜禮折而言之則地非天比自天子而下古諸侯得祀  
一國之地大夫得祀一家之地所謂家主中霽國主社  
者是也今則府有府社州縣有州縣社鄉有鄉社皆地也  
至於士庶有一家居室則有一家土地所當祀釋此不務  
而茫然曰拜天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曾謂天地不如泰

山乎考之經傳令甲並無拜天地之交可見矣然則士庶  
不禮天乎曰出秩芻以供郊社之祭此其禮天地之職分

也

通禮 當革者凡八條

燕飲豐厚 饋遺無節 富厚田地 所出有限 公私徵費 無窮量入爲

出

不爲吝嗇 奈何每事欲效 官司行移 一燕會用銀數兩

殷實者既不以爲意 缺乏者勉強支持 子孫放效 多至敗  
家 其初遇一客 必求豐盛 其敝至於畏客 上門不知親友  
來往 義不容己 一菜一飯 取足成禮 止矣 堆盤疊卓 徒成

### 高一樓集 卷望

十六

腥穢若糖餅罩花等物 尤屬虛費 遇一生辰 平生不相識  
者 亦送禮 土壽設 燕張樂 甚至稱貸賣田 此其作俑 實始  
富家 愚謂作法於涼 當自富厚之家 始庶幾頽風可轉 而  
親友往來 皆有饋遺 乃稱大雅

饋遺無節

富厚田地 所出有限 公私徵費 無窮量入爲

燕親友往來 饋遺所不可少 然不可無節限也 吾鄉凡慶生

餽女之類 動用數十金 以紕繆之文書 錦繡以猪羊之全

體 充擔盒 甚至所謂解縛 粽踏路牛之類 如奉勘合 似非

雅道 京師翰林官到任 同衙門賀禮 每位銀八分 南京三

法司堂止官到任 賀禮各用隻鷺 況士庶往來 可不知所

觀法哉

男子裹服

大明會典庶人冠服平定巾盤領衫軟條今一槩戴小帽  
又不繫條與僕隸下人無異若深衣幅巾雖古制非時制  
而今人所服深衣又非古之深衣

婦人盛妝

婦人非命婦本不當戴金玉珠翠鄉里盛妝且不論越禮  
簪插半日始得出門又須半日收拾而服飾華麗稱之亦  
廢家一事況不雅觀豈惟婦人無識亦男子不能以雅道  
率之然爾

萬一樓集

卷七

十九

卑幼稱號

人生名冠字及壯有行道號起於末世然亦必其人德位  
兼隆或齒德俱高者始有之今纔冠不聞稱字而槩以號  
著在尊長亦時常稱之恐非所以厚風俗也

婦女見客

爲客者入主家所當拜者外孫於外祖母甥於舅母從母  
壻於外姑兄弟於姊妹姪於姑姪孫於祖姑母止矣此其  
於分嚴於情親得入內室者也其餘則不得入內室矣而  
婦人迎送又不出中門中門卽所謂閨門也安得出中堂  
與客相見哉夫貧家宮室未必深邃便中禮拜卽未爲不



婦人稱呼舊俗凡年少者皆娘子年大者曰老媽極爲雅當今一時變稱幾嬌孺人嬌乃妯娌之稱孺人七品封號如母與妻封孺人其子婦亦稱孺人使婢侍雜呼於前安乎輟耕錄謂古之公主宮妃下逮民間共稱娘子歷歷有據杭州城中稱大娘老娘亦覺雅當至人家女子舊稱小娘以老娘大娘子例之亦覺穩當今一槩稱姑娘不知姑娘對姑爺之稱蓋有官者之女與婿衙門人所稱耳當爲改正除命婦外仍稱娘子及年長則大娘老則老娘或老媽女子仍稱小娘已嫁則改某娘子

高一樓集

卷三

廿一

婦人服飾

婦人服飾予鄉舊時皆青絹圓衫青絹大帶並無用金銀革帶者命婦始穿各色補子圓領束金銀革帶不知何時沿襲一概混用圓衫圓領固無分別至用革帶繡補何命婦之多耶考之大大明會典士庶妻服淺色圓衫帶用藍絹布並無革帶之交合當改正只用大帶色則不必拘藍革帶不用甚爲雅便舊見楚中稱宗室皆然然則卽命婦不用亦可也

續羊棗集序 南京懷井山先生

續羊棗集序

心之於理義猶日之於味也膾炙人所同嗜而習習獨食羊棗得無非口之性哉而先溪園公以名其集昭其獨也山居無事集平日迂僻之談得入卷玩之以為適然其不合於世俗者多矣因名之曰續羊棗非敢謂能繼美前入其性所獨好則然耳嗟夫以零星雜語為書自漢唐宋以來或曰遺事或曰詩話或曰隨筆尊之則曰玉露謙之則曰叢書充棟汗

萬一樓集 卷哭

牛不可而殫述速入我 朝益致浩繁雖雅俗不同莫不足備芸臆翻樹所謂膾炙不足言矣若羊棗豈盡無食之者哉國醫之籠篋枯枝敗骨無所不收一時用之有過於參苓者矧羊棗哉先溪園公有知其以不肖為續貂否也

聖節禮

萬壽元旦冬至諸節南京及各省郡俱於進表日行全禮至日但行八拜禮不舞蹈不山呼此 太祖所親定後人不知兩次皆行全禮南京則并出表日亦不行全禮隆慶中退齋林公掌南都察院事疏請禮部覆奉 欽依咨至始知舊太祖制禮原有斟酌後因復進表日全禮而諸省郡之煩瀆猶

未盡釐也。至如鄉飲酒禮。大明會典亦有定制。而諸郡縣所行皆踵訛陋。愚常著爲圖說。亦未敢以示人云。

### 南北禮

南北禮不同。南人尚左。北人亦曰尚左。雖屢奉欽依。竟不能一也。高南守公在禮部時所覆奉。欽依曰我朝之禮以左爲尊。朝廷之上以東爲左。其說甚明。而臺省兩衙門從北如故。南京兩衙門舊本從南。近亦改北。余不知其何說矣。

### 拜禮

凡賓主相拜。未有並立者。觀今鄉飲酒禮。可見但古尚右。今

### 萬一樓集

### 卷六

二

尚左不同者。此爾愚舊辨事。兵部入四司。亦左右對拜。其退而北向者。禮之謙爾。而不得其意。南北之異。從此始矣。

### 尚左

古人尚右。獨我朝尚左。洪武初年。猶以右丞相爲尊也。後人不得此意。往往錯誤。曾見幾大家列祖先神主。皆以西爲尊。詢之云。此朱文公家禮。神道尚右也。不知文公之禮。固非我朝之禮矣。

### 王文成 二十二條

王文成公文章節義政事勳業。無不表表其講。良知謂知行合一。竭嘗不可。若謂必行過然後能知。知字定兼行字。則自

是一偏之說然無害其爲文成也而議者紛紛指之者既爲  
不情而褒之者亦未免太過今有美玉於此不免有方寸之  
瑕瑕固不掩其瑜也作惡者疵之曰有瑕非玉也固未爲然  
其作好者執其瑕以示人曰此正玉之所以爲美恐亦未得  
爲通論今之尊信文成者皆指瑕爲瑜也夫自有書傳以來  
皆以知行對言文孰憂天下之徒知者未必能行也則誨天  
不以力行可矣而必謂知已兼行然則行字又何爲乎

古者諡以尊名節以壹惠王陽明先生文矣其講良知必竟  
爲文之一蠹若截亂定國則鑿鑿無得而議欲壹其惠終有  
所在借曰孔文子且爲文則亦烏在其爲尊陽明也

### 萬一樓集

### 卷八

三

昔人謂王文成節氣勳業詞章皆足以師表一世惟除卻講  
學一節卽爲完人者指其講良知而言也文成自謂從事講  
學一節卽盡捐三者亦無愧全人者陽不解言者之意而泛  
言之也

王文成良知之說與朱文公大相矛盾其爲晚年定論誣朱  
子也夫孔子之德亦因年而進朱子晚年所得豈無進於中  
年者若謂其致知力行之說散見於經傳者盡非而晚年有  
得又未及盡故目前著述在朱子則朝聞道夕死可矣而貽  
其謬僞之談以惑後世可與且其晚年既有定論矣而誠意  
一章易質所定乃復尋舊說蔡沈傳書於朱子既沒之後必

得與聞其說矣乃不循其已定之論而乃襲中年未定之說  
何與至其門人又謂其師與文公入門雖異所造則同夫循  
朱子之說亦足以大道期陽明又何必更立一門戶而排之  
不遺餘力又謂其定論之同也由前之說似於援儒以入墨  
由後之說似於推墨以附儒  
世儒論朱陸同異必曰朱子道問學而未始不尊德性陸子  
尊德性而未始不道問學若是則何言之有夫尊德性謂道  
問學中庸之言也五尺童子亦能誦之朱子訓註之功也至  
其自脩禱乃以問學爲重而德性爲輕可以爲朱子乎今世  
浮誇之士固有所言在此所學又在彼者聖賢不如是也朱

萬一樓集

卷四

四

子爲之乎至於問學亦聖賢所必不能廢者陸子又豈能外  
之恐其意向則終以此爲輕而又欲執其說以勝人不覺旨  
之愈遠如陽明先生曷嘗不讀書不多識但其開口必以聞  
見爲遮迷自是豪傑一種籠絡人說話學者不察喜其新奇  
遂忘真實而且欲爲兩可之說愚謂陽明與朱子其學則同  
而其說終異朱子心口相應者也陽明象山未免操異說以  
勝人矣

大學八條目朱子章句明白易知一條有一條工夫不可少  
也若依文成則格物一言盡之餘皆贅語爾愚讀陽明文錄  
固恨其不能通以質之王龍溪公終不領略吳晤齋公謂朱

子之格與陽明之格皆能用之亦不可曉聖人之道易則易知吾從朱子而已然旨哉林次崖公之言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死過然後知乎言盡之矣當其而曰王文成公鄭端簡公謂今人專指斥陽明學術余不知學但知大學恐不可直以宋儒致本爲是而以漢儒舊本爲非此須虛心靜思得之信斯言也人以所指陽明學術之偏者謂其不當言知必兼行必行過然後能知恐非大學宗旨爾卽從漢儒舊本其說遂可通耶章學術本也德行文章功業皆生於學術而德行有激則爲氣節功業遇變則成壯猷皆學術所致恐不在言不言也吾鄉

萬一樓集

四卷哭

五

入國朝已來語壯猷則劉文成于肅愍公語氣節則方遜志孫忠烈公其他文章德業不假壯猷氣節而純然可範者若商文毅謝文正章文懿胡端敏諸公尚難枚舉獨稱王文成爲真儒者以其言良知也而良知且爲斯文一阨況言而不爲良知者乎世方徇名則言之不可已也如此其孔門推尊其師無所不至而亦有不善推尊者誅少正卯辨類羊萍實之類雖無之不害其爲孔子也而必附會其說孟子推尊孔子無他詞曰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而已王文成公乞宥言官以彰聖德疏只如此可謂文成矣而門人必增損其說曰乞宥言官去權姦權姦欲致之死地逃至海口夫權

姦死文成之心豈謂必無然當不在言官之上也言官不逃之海口而文成逃之亦過計矣不知文成之所以爲文成者不在此也必在此也言官先文成鳴矣

子思子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朱子釋之曰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不致知此內外合一之學也陸氏未免偏於尊德性一邊故朱子以道問學藥之而世之議者乃謂朱子之學主於道問學而晚年未始不尊德性陸氏之學主於尊德性而晚年未始不道問學其爲陸氏得矣而恐非所以語朱子也朱子晚年始尊德性此前則亦

萬一樓集

卷六

六

世俗一詞章之士而已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諸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使冉有之問後子路十年則聞斯行之亦孔子晚年之定論與孔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道其不行矣夫朱子釋之曰知者知之過旣以道爲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道之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旣以道爲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由不明故不行也此知行合一之說也從陽明之說則道之不行非不明之過

矣故有識者多疑之而世之議者乃謂朱子之學以知爲外

而未始不力行以求諸內陽明之學以知爲內而未始不  
畜以盡乎外非惟不足以語朱子亦非所以尊陽明也使陽  
明而肯少同於朱子也則奚必辨之不遺餘力若是哉孟子  
以義爲內告子以義爲外使告子之德業文章而傑然於一  
世則其義外之說亦未始不同於孟子之義內矣而況朱固  
朱嘗以知爲外人未察之耳

年友許南台公有言王文成公憂天下之溺於見聞也故示  
人以求知於心此誠探本之論然聞見何可盡廢也人固有  
傷於飲食者非飲食之必傷也不曰節之而曰絕爾飲食而  
引道服氣大下之能引道服氣者幾耶知哉斯言此可與知  
萬一樓集 卷哭

七

者道也

林對山司空謂陽明先生文字多可罪曾子責子夏使西河  
之人疑女於夫子而陽明祭徐曰仁文顯然以孔子自居若  
祭劉養正母辨冀元亨罪詞皆不順劉養正既無君臣陽明  
安得尚與之爲友元亨何人而汲汲以叛臣爲憂哉  
陽明先生刻朱子晚年定論成顧東橋問之曰然則多識前  
言往行以畜其德孔子未定之論與

知行合一成德之事若語學則必先於致知行道固難知道  
亦不容易所以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曰若禹臯陶則見而知  
之若成湯則聞而知之曰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如對

今之講學者言又要把知字開學，言行字說矣，不意斯文之阨，一至於此。王文成謂格物是格其不正者以歸於正，且謂在事物上格，所謂事物上格者非於父則孝於君則忠於耳則聰於目則明乎？若是則身已脩矣。又說甚麼正心？若心能格其不正者以歸於正，則心正矣。又說甚麼誠意致知？又說甚麼格物？陳白沙語錄多腐詞，王陽明語錄多遁詞。

薛文清公讀書錄小本甚多，竊嘗讀之，皆切近精實。非王文成、陳白沙二公比。今讀其全書，乃知文清篤信程朱者也。諸小本皆陳王二氏之徒所節，蓋去其異己者，以是知讀書當

萬一樓集

卷八

八

讀全部商鼎一瓣，非具體也。況註腳六經而欲束之高閣者哉。嗟夫，世方謂陸子易簡，朱子支離，使朱子而果支離，吾所不諱也。況支離者爲文清而易簡者爲文成人，亦何獨樂爲文成而不爲文清耶？王陽明語錄多誤語。

原來王文成之徒所言者皆古人小學工夫。古人小學其志向規模已自可觀，始使之入大學教之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脩其身而齊治均平，其不能者皆放之歸農。今謂聖人個個可做，只是被聞見誤了。你如今不要讀書，只是要做好人，便是不知要做好人，乃小學工夫。要做便是釋乎虛談，朱學恐後人未必盡得小學之力爲尋出一敬字可以補小學。

之功此孟子謂學問本於求放心之意極於學者有功今謂人皆不須別樣只一箇求放心學問之事就完了殊不知孟子本意不知求放心只是箇學問的根本能求放心方可致知力行朱子敬之二字正是爲此明與即字不相照也南唐之變吾鄉胡端敏孫忠烈王文成可謂三仁矣易地則皆然者也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莫不有學脩道之謂教則體道之謂學信學則道在其中矣今之世乃有名爲道學者豈道之外別有學耶或曰如今業舉者亦可以爲道乎曰自朝廷旣以科舉取士士非此無以用世則業舉亦道也今之以道學自名

萬一樓集

卷六

九

者不業舉乎不特舉子也卽百工技藝之學亦不可不謂之道何者天下不可一日無百工技藝也非道而何哉徐尚書學謨曰大學在親民句程子曰親當作新按左傳親間舊亦以親爲新疑古字通用王文成必要如何字解不知聖人立言要於精切非若後來學徒講一籠統套子隨處湊拍也新字與明德之明字相對待俱在教上說猶孟子所謂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也若曰親民卽與明字不相照

本意離論

離論謂論語中孔子自言則曰從心所欲不踰矩稱顏子則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必到孔子地位心纔不踰矩到顏子地

位心纔不違仁其難如此近世講學者於聖賢操存涵養工夫全不理會乃說的都是生知安行的話真似他已不踰矩不違仁者吾誰欺欺天乎此一段極中今時學者之蔽極爲陽明先生良知之切劑但其別說畢竟歸陽明先生法門

講學好善

今之講學者皆好善惜不明理如近日孫淮海雖論腐舛尤甚而劉小鶴以爲格言刻之雨中孫淮海自以爲孔子而小鶴又以孔子視之大率好善之過爾孟子曰我知言安得起斯人而與之正今人論學之訛哉

從祀孔廟

高一樓集

卷突

十

從祀之說亦甚難定愚謂必先明所以祀孔子之意然後可及從祀夫孔子之聖不至於周公也祀孔子而不祀周公亦以孔子之道在六經爾古者入學必釋奠於先聖先師聖可以兼師而師則不必皆聖如教于戈則祭于戈之先師教詩書則祭詩書之先師惟其執藝之精者爾不曰道統所在皆得而祭之以示其榮也然則從祀孔子亦從祀其有功於六經者爾七十子之徒與孔子周旋於洙泗其剛述時豈無一語之力然亦不能盡考矣漢唐而下如曰凡有功於六經者皆得而祀之則漢儒存諸經於秦火之後是卽趙氏之程杵皆其所當祀者矣如曰祀雖以經猶必考其平生也則周程

張朱五子師友淵源之外皆未可以輕議即今所祀愚猶以  
爲多矣而紛紛論說至以有之爲榮夫脩德者必以得從孔  
廟爲榮也後世祀孔子而不祀周公周公愧死矣有國家者  
以從祀多賢爲榮也則周與之初不如春秋戰國而漢唐宋  
盛於唐虞夏商矣而宋儒從祀尤多其國祚果隆於漢唐耶  
夫道在天地古今匹夫匹婦之所能知行而聖賢所不能盡  
也所謂道統云者舉其盡道之尤者二三人之爾而道固  
不盡於二三人也道不可以人盡而事則可徵有明道之事  
則以明道祀之孔子之專饗不爲崇有行道之事則以行道  
祀之周公之配饗不爲屈而況又從祀孔子乎周公孔子之

萬一樓集

卷六

十一

事古今未有能兼者也故韓范富文不必不同於程朱而司  
馬溫公獨與說者謂溫公通鑑一書可以羽翼六經然則遷  
固而下皆當祀之矣而溫公不以一祀重於韓范富文也與  
其從孔子而有議孰若爲周公而無疵乎

夫震澤長語論邱文莊公論秦檜曰宋家至是亦不得不與和

守溪長語論邱文莊公論秦檜曰宋家至是亦不得不與和  
親南宋再造檜之力也論范文正則以爲生事論岳飛則以  
爲未必能恢復愚生也晚聞見寡陋不知文莊果行是說見  
何著典否第世史正綱一書公所以是非古今褒貶治政自  
負不淺雖有別說要當以此爲定其間謂韓岳輩雖極一時

之選因機乘會一事之中節一戰之成功則得之矣若藉以制虜人之死命復祖宗之境土恐未必能又謂宋人可爲之機在李綱爲相之日宗澤守汴之時若劉琦順昌之捷岳飛朱仙之進雖有可乘之勢然事之機變無窮終亦不見其有善後之策而果有必成之功也則武穆未必能恢復之說是誠有之若於秦檜則初無與詞其責高宗不能恢復則謂其素無奮發之志應變之才而謂輔之者始乃柔姦之汪黃終則剛惡之秦檜責高宗受女真之冊則謂其心術不明怵於秦檜之邪說而謂檜之罪上通於天及其終也又特書以死若范文正則不惟書卒而從前初無貶詞其所謂多事或專

萬一樓集

卷四

三

指一事則人非堯舜安能每事盡善而武穆固中興名將事既未成則議之者固未得爲確論而今欲指其爲必能成功使彼心服無詞亦安知其無所獨見云然而卽坐以高談奇論之罪也

蘇文忠莊子祠堂記

蘇文忠莊子祠堂記辨莊子爲尊孔子者特不可爲法其言當矣而以讓王說劍漁父盜跖四篇爲昧者勦入竊嘗考之讓王歷敘古今尊生而輕祿位之徒正莊子木色語說劍有孟子請齊宣王無好小勇好大勇意安得獨謂淺陋盜跖漁父所謂道不同不相爲謀接輿丈人沮溺之徒其漫詞踞狀

備載論語然則論語亦詆訾孔子者耶孟子曰不位者不可與有言也安危利菑而樂其所以亡盜跖豈惟不仁而已吾夫子之說不行於盜跖容何傷而下章凡言之似盜跖者曰滿苟得曰無足其似孔子者曰子張曰知和意可見矣合盜跖說劍三章而觀之可見遇其人雖淺說亦行不遇其人雖聖言亦無如之何孟子曰子好遊乎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莊生之所以尊孔子抑邪說而白肆其志者蓋有道矣而要不可以爲法知哉一言非文忠其孰能及之

葬經

世傳葬經郭璞所著予讀其書實淺陋無意使璞爲之卽不

萬一樓集

卷六

三

經必有可觀及讀文獻通考相墓書載八五經謂黃帝所作狐首經謂景純所序續葬書青囊補註謂景純所撰有識者謂其皆出依託而不載葬經則知此書之出甚晚其非璞筆可知矣若其他書淺陋尤甚俗子不足言而士大夫且信之不管聖經賢傳知其何說也

四子論葬

葬書之學皆云無出郭璞之右者今盛行皆璞書也按璞傳載葬母事甚奇世傳蓋不誣矣璞未幾爲王敦所殺若謂禍福皆係於葬則璞不應擇凶地以取禍若謂禍福有定數或他之以制之則葬地不必擇矣嗚呼璞自用其術尚如此況

後遵其遺書者乎此鬼公武之言也古人建都邑與室家未有不擇地者如詩所謂望楚與堂降觀于桑扈其隰原觀其流泉書所謂遠觀于新邑營卜瀟湘之東西蓋自三代時已然矣余行天下凡通都會府山水固皆翕聚至於百家之邑半室之市亦必倚山帶溪氣象回合若風氣虧疎山水飛走則必無入烟之聚此誠不可不擇也乃若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古人之所謂土共宅兆者乃孝子慈孫之謹重親之遺體使異日不爲城郭道路溝渠爾借曰精擇亦不過欲其山水迴合草木茂盛使親之遺體得安耳豈藉此以求子孫富貴乎郭璞謂本骸乘氣遺體受蔭此說殊未通夫銅山

萬一樓集

卷哭

十四

西崩靈鐘東應木華于山粟芽于室此乃活氣相感也今枯骨朽腐不知痛癢積日累月化爲朽壤矣豈能與生者相感以致禍福此决無之理也且人之生貧富貴賤賢愚壽夭稟賦已定謂之天命不可改也豈塚中枯骨所能禍福如璞之說則上天之命反制於一杯之土矣楊誠齋言郭璞精於風水宜妙選吉地以福其身利其子孫然璞身不免於刑戮子孫率以衰微則其說已不驗於其身矣而後方且誦其遺書而尊信之不已惑乎此羅景綸之言也粟木之華於春與粟之芽於室設諸木皆然則是大氣所致自非獨感以此擬彼何用擇地而葬者謂天地間眾木之中惟此一粟木得乘

生氣獨應獨感而他木不然則亦可樂謂天地間眾骸之心  
雖有某等一骸得乘生氣獨應獨感而他骸不然矣以此俛  
彼則是有一等骸必宜擇地其諸骸不必擇地矣其可乎哉  
銅山之銅冶器必多一鍾獨鳴而諸器盡寂如眾子喪母而  
一子獨悲其於感應既有遺漏且山之粟生而室之粟死山  
之生銅而鍾之銅死木華而粟芽銅崩而鍾應則是生者感  
死者非死者腐生者也其於喻葬益舛蓋葬之一事大約謂  
骨得生氣則必靈靈則必廕其子孫而不他應此說稍爲近  
之若是則葬而不得生氣者卽不靈不廕止矣何爲應以諸  
凶耶此田水月之言也葬師變動人以禍福其說尤怪人之

萬一樓集

卷哭

五

昌隆盛熾其先必有厚德之遺賤貧天絕必有餘惡之著山  
川何與焉誕者則不然聞有貴富之人於此則歸福於其塋  
塚曰此某形也此某徵也於葬法宜爾也聞有貧賤之人於  
此則曰此葬之罪也此於法宜至於斯也信斯言也則人之  
多財而力足者皆相率而爲不善及乎死也求善地以葬其  
身則可免于孫於禍夫孰肯爲善乎此方正學之言也墓地  
之不能爲禍福盡於四君之說矣而田之言有以盡景綸活  
氣相感朽骨不能感生者之蘊方之言足以補景綸言天命  
而不言人事之缺嗚呼使墓地果能爲人禍福亦必與天道  
其事相參夫其不能既已較然顧舍曰惠迪從逆而重此也

陋矣

弓法

古六十萬寸爲一畝方一步長五尺闊五尺計二千五百寸積二百四十步則得六萬寸然則弓法當以五尺爲正今皆六尺不知起自何時

父妬子

或曰世情讓酒而矜棋今多以酒量誇人至有飲已大醉而猶強飲者世情妯娌賭拙今則姑妬其婦世情同進忌才至於父未有不欲其子之勝己者故稱人之子曰跨竈古人不避也今之爲父者每事必誇於人曰吾勝吾子人或賢其婦

萬一樓集

卷哭

夫

若子則勃然怒面譽而繼之曰惜爾子婦未能則欣然喜見於色嗚呼孔子嘆民有三疾而或亡豈虛語哉

立法行法

立法貴簡行法貴詳立法貴恕行法貴嚴

六尺不知起自何時

蘇子百四十步則得六萬寸然則弓法當以五尺爲正今皆

古六十萬寸爲一畝方一步長五尺闊五尺計二千五百寸

百法

研究

萬一樓集卷四十九

諸暨路問禮子本 著

續羊棗集二

村社詠字

鷺湖山下稻梁肥  
豚柵雞栖對掩扉  
桑柘影斜村社散  
家家扶得醉人歸  
余幼讀千家詩如此  
近讀諸部皆作春社  
恐春社時稻梁未必肥也  
昔人已乘黃鶴去  
此地空遺黃鶴樓  
余幼讀古文大全如此  
今諸集皆作已乘白雲去  
則二句似不相闕此亦亥豕之易見者  
而日以傳訛其他又何足怪也

許石城詩

萬一樓集

卷完

許石城少卿詩一聯平生愛我無如酒  
凡事輸人不但棋  
惜不見其全篇

陳石亭詩

陳石亭太史贈僧半峯遊方詩  
松葉盞頭身面壁  
藤梢纏膝足穿雲  
祇園不用金鋪地  
般若何須玉篆文  
拘虛集中不載

三體唐詩

三體唐詩以景物爲實情思爲虛  
謂開元大歷多四實華麗  
典重之間而有雍容寬厚之態  
所以爲妙稍變然後入於虛  
間以情思不以虛爲虛而以實爲虛  
所以爲難大中以後多前虛後實  
終未及前兩體之渾厚  
若前實後虛則易流於弱

唐人此體最少此所謂以驪黃牝牡相馬者然初學近體要亦不可不知之也

吳詩薛貢士詩新對翰來吳國春裁劍賦成大氣精正關法

張右渠稱薛方山憲副乃郎除夕詩今宵得酒娛殘臘明日

逢人說舊年西平燕燭黃燭餘

晉工部九日詩悲於千古此工部西齋開秦宮史詩大

杜子美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傍人爲正冠句詩家多言其

工且以翻案爲喜愚意此聯氣弱且帽卽冠也豈帽字或誤

耶曾與朱明虹憲部言之頗以爲然隨扣余當作何字余遜

避終不敢言而意則欲改吹帽二字爲垂雪或卽作吹雪爾

### 萬一樓集 卷完

二

雞鳴寺憑虛閣對聯

雞鳴寺憑虛閣江都褚監生柱聯層霄飛閣俯萬井樓臺烟

雨壯天堪對酒孤鳥斜陽帶六朝山色英雄千古幾憑欄

球子任考功對聯

任考功翰對聯小樓外千古此江山問漢闕秦宮安在大夢

中一霎如風雨不燕歌趙舞何爲

吳仕徵葡萄詩漢使傳來異國秋茂陵旋起大宛謀玉關多

少征人淚贏得西風颯颯愁徐生爲余誦之

吳人杜詩

吳人杜詩

杜詩思家步月清宵立憶弟看雲白晝眠愚意憶弟亦思家中事耳從從當時弟不在家故以對思家畢竟意思相近非詩家上乘也何不作憂國有多少意味

黃鶴樓詩

崔穎黃鶴樓詩古體也而諸家皆以爲律不知何意獨古文次全收之摘首句作昔人已乘黃鶴去似於文義爲順夫唐人律體甚嚴凡不粘與不偶者皆古體也而曰變體曰蜂腰曰偷春自盛唐多作此體取瓊以投之瑤而多爲之名孰若歸諸瓊類之求費夫詞乎若曰古與律氣格自然不同不在粘與對也則愈不可曉矣

萬一樓集

卷五

張羅峯詩

大學士羅峯張公未第時上守巡諸公遊鴈蕩詩海內名公集鴈山草茅何幸得躋攀林間爭掃豺狼道天上雄當虎豹關玉輦尚多巡幸地金尊未許破愁顏江湖廡廟心相似莫謂漁樵盡日閑又杭城城隍廟懷古詩鷓鴣啼罷野棠開千古英雄盡草萊兩渡可憐無社稷西湖依舊有樓臺山從伍子祠前斷水向嚴陵灘上回試問江雲與江鳥爲誰飛去爲誰來雄渾感慨自是不羣

杜鵑詩

蘇東坡評杜工部杜鵑詩意非不美然終不若王誼伯以首

四句爲題下註覺平雅且不廢詞卽如東坡所解註之題下  
何不可之有此詩於賦曰故賦曰陳石亭編脩爲人題竹詩種竹不須多種多令人俗瀟灑兩  
三竿清風自然足顧東橋尚書續之曰誰云種竹兩三竿冷  
淡瀟疎不耐看種竹須種三萬頃掃動一天星斗寒

劉福井珠爲郡王題十八學士圖詩昔聞瀛洲在海上今看

瀛洲在畫圖瀛洲縮入丹青手風景眞似人間無瀛洲神仙  
人不見瀛洲學士人相羨太平官府卽神仙况乃學士文章

萬一樓集

卷完

四

彥十八人中誰數冠房杜善謀還善斷嗟敬宗何足數十  
斛麥收天下亂君不見太宗神武起義兵重光日月淨風塵  
寰宇耕耘皆崇土樂朝廷獻納重儒臣又不見學士雍容白玉  
堂閒陳禮樂稱帝王草檄不問宣召急看花寧爲簿書忙畫  
王貌此意不俗千古人文傳面目年來筆力更奇古好寫唐  
虞九官十二牧劉公安人大學士江陵張公先輩也年六十  
有六始登進士第又三年始授戶部郎會試張公爲考試拆  
卷得其名大駭急閱卷雅似少年無不驚嘆初困場屋久每  
下第造張公必有作如曰始知相府深如海不使山人醉似  
泥又曰相府勳名青鬢少故人心事白頭多及第進士有曰

欲知塵土山如毒須獸門生雪滿頭皆沉警可誦惜不見其  
全篇云  
未辨情只言其細中亦與暗四部定歸最歸處也

舜傳詩

從兒舜傳作詩頗有警策絕句如登山曰鎮日登山興未闌  
數峯猶似霧中看漫遊不在窮巔頂只此歸途已自難盈菊  
曰子嗚西風瘦倚臺只綠無地託根芟金錢錯落身耐重自  
有將絲取竹來燈花曰世情應不到燈花纔放相將喜慶家  
拋我年來愁避燕偶然閑到尚疑差替其一時漫筆

詩文改別號詩

養虛舊號不曾陳新號曇雲只此身認得本來真而且呼牛

萬一樓集

卷完

呼馬任他人徐子清詩也予清名渭舊業舉有聲後遂落魄  
詩文字俱為時所重

詩尹叢臺詩

叢鈞河布政侃登邯鄲叢臺詩一上高臺思渺漫飛雲極目  
盡邯鄲直從霄漢攀樓觀遙指山河走魏韓芳草詎知人脫  
穎野花如笑客嬰跣連城不照長平路落日陰陰故壘寒雄  
渾感慨真古作者聞有刻本惜不得見云

赤壁詩

杜牧之赤壁詩只言其勝中有敗即四皓安劉是滅劉意也  
許彥周乃嗣孫氏霸業係此一戰社稷存亡生靈塗炭都不

問只恐沒了二喬固哉許夙何其不善言詩也詩所以儻柔  
平中言近指遠而醒人心目者正係於此言二喬爲社稷生  
靈俱可知矣必曰社稷生靈也然則指銅駝而曰會見汝在  
荆棘中與言此座可惜者謂社稷生靈發耶謂銅駝與輿牀  
發耶惟苕溪漁隱謂項氏以其千人渡江無一人還決無復  
興之理以此病其卷土重來之句實爲近之然此意豈待入  
言卽項王亦自言之矣詩本人情發乎性情止於理義皆本  
其至者言之縱江東父老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此項王  
之至情也不因其成敗推本子弟共事之義始終如一父老  
子弟之至情也感時弔古慕才憐傑而爲之死中求活此英  
雄之至情也牧之豈不知項氏之不能復興亦豈不知項氏  
之死爲不足惜一時弔古意自如此觸景而發不暇他顧英  
雄豪傑之襟懷固宜然也

萬一樓集

卷完

六

詩渾以日沉閣對風滿樓杜甫以吹帽對正冠樓亦閣帽亦  
冠也薩大錫詩地濕厭聞天竺雨月明來聽景陽鐘山東一  
老叟獨病之薩詢之曰聞與聽一合爾因改聞爲看然則詩  
興杜其亦乘逢山東之老叟與然

平中退之用韻

六一居士謂韓退之爲詩得韻寬則橫溢旁出得韻窄則反

不出而愈險愈奇以爲至工愚謂不然詩韻寧可出入以選  
之之才窄韻既不爲所窘寧復以出寬韻爲奇必當詩韻書  
不同今所傳雖曰唐韻其實經宋人通併安知無更竄之者  
人味之察爾

文昌圖星初論此說授生而想星出賦錄玄黃論所未  
舜傳資稟穎拔惜以衣食不足奔走四方不專於學落魄一  
生曾爲人題文昌圖意甚正姑記於此嘗聞傳說爲列星騎  
箕尾之說因聞天文圖觀象於箕尾之間而辨認之蓋未以  
理論也要之未有傳說先有是星謂星降而生說說生而應  
星是未可知也至於王良合鞭策於奎狼之舍造父合車府

萬一樓集

卷完

七

駭危燕之次草不皆然亦未有不於其間者按文昌星  
列紫微垣旁少輔上輔三師與俱實上帝文章之府司籍之  
地也士之祈昌乎文者禮奉之是矣特不知圖爲人象儼然  
冠服果何時何人抑何意義而爲之者也讀其書曰蜀梓潼  
北郭張仲子上帝以君世業儒封宏天帝君掌士籍以故祀  
爲文昌豈亦星降而生君君生而應星也耶疑之與信尚未  
相半而況又加之以圖象乎或曰做道家星宿閣之制而爲  
之者與曰非也古之祀祖考者必有尸圖是象而禮奉之者  
義蓋以此愚因原作圖者之意君其鑒禮奉者之心焉

高安沈公叔祺選古詩上乘首五言古次古樂府次五言古  
古次言排律次七言排律次五言律次七言律次七言古次  
五六七言絕句古樂府收及李太白柳宗元韋應物諸名家  
至於菩薩蠻憶秦娥諸作而白紵採蓮等曲又收於七言古  
內至於梁元帝折楊柳眺銅雀臺諸作又收作五言律七言  
古又列之律後夫既曰古詩收及近體已似可異而參錯如  
此謂得上乘其然乎哉

滄溟集

濟南李公攀龍太倉王公世貞相推許以文學自謂世無足  
以當之者偶得滄溟集讀累日非不偉其脩辭之古而用意

萬一樓集

卷完

之深然去韓柳歐蘇遠矣自春秋戰國而下文雖不同莫不  
明顯條暢孔子曰辭達而已矣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  
也今但取漢魏以上辭事影響模倣使不可讀以爲善學古  
人也此求聖人於牛首蛇身者爾若其擅場處自不可掩要  
不在不可讀也

李滄溟汪南溟二公爲文皆學史記雖寸楮隻字模倣逼真  
此所謂拙盜爾有相馬於驪黃牝牡之外者二公共得爲上  
乘乎

李滄溟論文

李滄溟謂國朝作者無慮數十家稱於世卽北地李獻吉

輩其人也視古脩詞寧失諸理今之文章如晉江毗陵二三  
君豈不亦家傳戶誦而持論太過動傷氣格憚於脩詞理  
勝相掩彼豈以左邱明所載爲皆侏離之語而司馬遷敘事  
不近人情乎此其意在宗左傳史記殆未聞宋潛溪之論焉  
爾潛溪謂六籍之外當以孟子爲宗韓愈次之歐陽子又次  
之此則國之通衢無榛葭之塞無蛇虎之禍可以直趨聖賢  
之大道去此則曲狹僻徑耳犖確邪蹊耳胡可行哉愚未知  
文然左氏史遷孟韓之優劣則不待知者而後辨爾朱兩涯  
謂今之作文者必曰先秦兩漢左氏不知文章與時高下典  
謨訓誥已自不同古今文誣安可盡了一言以蔽之曰辭達  
而已矣吾不敢謂兩涯之論過於滄溟然辭達而已則孔  
之言也余同麓曾謂余言今人舍韓柳歐蘇而直學史記不  
知韓柳歐蘇固善學史記者也此西君子之論知者擇之  
云夫士夫習尚曲狹僻徑耳犖確邪蹊耳胡可行哉愚未知

萬一樓集 卷五

韓退之革華傳視毛穎傳不大相遠而集中不載卽外集亦  
不及此文亦有幸不幸與

國初分祀天地後復合祀至嘉靖中又復分祀看來天地之祀不可不分亦不可不合特不可以地與天並列爾合祀時以天爲主以地爲配西向祭太祖爲配東向從祀則大明夜明星辰風雲雷電雨露霜雪四時五行五嶽五鎮四海四瀆城隍五祀司命百種諸神皆不可少故記曰祭帝於郊而百神受職焉安有從百神而獨遺地者至祀地則從祀只及附地結神而配之亦以太神國邸合祀則尊統於天方澤分祀則專主乎地聖人有作不易斯言矣尚書合迭實神賦史

九卿

萬一樓集

卷完

九

漢魏以尚書并令僕爲八座今制六部都通大稱九卿而近見表文往往有八座之文豈其以六尚書合左右都御史言之耶抑亦徒襲前人之詞而不暇顧今之制耶至有所謂曳履之班者詢之則曰用鄭崇故事也然則餘官皆跣足耶

松柏檜辨

松之身鱗甲盤剝其葉或二針或三針有五針者其脂入地爲茯苓琥珀柏身則非若松之有鱗矣其葉則或圓或匾或刺或不垂如纓自與松不同檜則身微似松而鱗微薄葉如刺柏而更尖硬故亦呼檜尖近至南都見士大夫多呼柏爲檜亦有呼柏爲松者物之易見者尚然况其他哉此君子

所以貴格物也

龍窩頭

曲靖道中見一輿役髮如氈塊問之曰龍窩頭也予曰夷習  
禪櫛貧不自愛爾對曰非也生不可櫛櫛則成病且今日櫛  
明日復然有惡而翦除之者則病狂奔水火不自知此役蓋  
兩剪髮矣亦有富而龍窩頭者舊所未聞也記之

赤草

漢誅淮陰侯於未央宮其地丈餘草皆赤至今猶然劉小鶴  
學憲謂聞之王三衢尚書此亦一異正與青塚相類豈其怨  
忿之氣鬱蒸而然耶抑傳之誤耶

萬一樓集

卷完

甘州城異

萬厯初年中丞石公茂華修甘州城西北一邊挖出小棺木  
皆尺許內男婦官民異狀或老或壯或有髡或無髡衣冠皆  
鮮明始以爲百十具僂另爲一塚埋之挖不能了遂罷工只  
以磚包其城而止此不知何故人莫有識之者

鷓鴣

舊聞鷓鴣聲乃行不得哥哥五字由貴州達雲南其鳥甚多  
所聲不類詢之鄉人謂爲光打打二字豈此鳥有二種耶從  
不知此鳥何狀偶於易門道中見之蓋山中人養以爲媒者  
時冬月以氈裹其籠大抵似母雉而差小籠者謂此鳥鷓占

必獨處一山以媒置山中使鳴渠聞來撲則以網捉之鷓鴣  
欲獨占一山而不圖身爲人所得此亦可爲廣地者之戒云  
張江陵考滿文相王景世次歸寧江陵敗趙葵相母不  
痛禮書主爲文時有稱其文之佳者索觀之大意謂宰相尤  
年考滿自禹始以江陵德業比禹而以臯陶伯益自處余謂  
孟子稱舜之相堯二十有八載亦嘗過九年矣何以知其不  
考滿今爲相者得比周公傳說可矣而必曰舜禹此何等事  
而爲大臣者敢以許人哉漢賜董賢誥有允執厥中之文識  
者以爲駭不意我朝七風其下如此是科鄉試應天府以堯  
竊嘆而且誦其文之佳者世未知所終也筆便錄之以附  
辨姦之末

萬一樓集

卷完

三

獨憂之舉舜而敷治命題人猶不解其意及觀此文殊令人  
辨姦之末

旌表說

旌表說

騰越吳同知宗堯卒二妾從焉當道議旌之愚謂敬姜所以  
數文伯之曠於禮者以內夫之行哭失聲耳二妾自盡其去  
失聲於哭者遠矣以是旌之不惟不足以彰二妾之美而適  
以表夫子之僻議者不予是也元謀李氏二姐以養母者不  
欲嫁其妹四姐效之已受聘遂自縊有司請旌之愚謂死有  
重於太山有輕於鴻毛婚姻人道之大端養母固可以爲孝



凡言志者心有所之而勢未能遂因自僂曰他日得志吾欲云云故曰志也若曾點暮春云云不過卽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孰其禁之必待人之知我始可爲與或者又謂得隨時之義者可以窮可以達是則然矣顧孔子扣以行義之謨而曾子對以隱居之事夫乃所對非所問邪不知孔子問則何以哉曾點謂異乎三子者之撰以用也撰具也孔子所問曾點所對皆用世之具意謂三子用世之志或以治賦或以足民或以禮樂其具如此我則異於是惟於暮春偕童冠浴沂風咏而政自行此無爲而治之意所以曰堯舜氣象所以言春而不及三時者或當其問答正值斯時故卽以爲言

萬一樓集

卷完

十四

爾如謂孔子取其自樂則方以用之具扣人而反取夫不志於用世者則是僞問而故與之也豈聖人立教之意哉或曰點疑求亦非邦則其所志明非爲邦矣不知點爲此問爲未明爲國以禮之言疑夫子之哂由是哂其爲國故云謂夫子哂由之爲國而不哂求亦豈求亦所言只是佐治於下者不是得諸侯而爲國與非疑求亦所爲是隱居自樂之事也知以足民會同爲隱居事何曾點之昏昧至此此不俟與知者道也

謝顯道說論語

謝顯道謂一部論語只師冕見及乎冕齊衰者三章可以概

之蓋聖人之道由灑掃應對進退而上達天道本末一以貫  
之也此意不可曉豈有爲而發耶

萬一樓集卷四十九

終

萬一樓集 四卷完

五



萬一樓集卷四十九

萬一樓集卷四十九

萬一樓集卷五

諸暨路問禮子本 著

續羊棗集三册

王謝史傳世系表

晉南渡後王謝稱世家謝獨夏陽而王則臨沂晉陽兩族並  
茂讀史每生疑眩作王謝史傳世系表共不在史傳者固不  
能考也嗚呼深山大澤有龍有蛇晉陽無論矣臨沂夏陽子  
姓繁衍其人倫之美忠孝德業勳名文藝豈不卓燁照映史  
冊而悖逆放恣為楣宇累者亦時有之顧殃慶各歸其分天  
道固有不可爽者而國勢偏安累經革命故家遺俗仰思周

萬一樓集 卷五

漢有深慨焉

瑯琊臨沂王氏世系

一世 梁代 八人 命 文 美 風 化 二世 魏 晉 文 應 豈 不 卓 燁 照 映 史

仁 濟 通 神 和 裕 山 大 醫 育 融 育 純 普 關 兼 論 矣 融 沂 夏 陽

三世 晉 四世 晉 五世 吳 六世 晉 七世 吳 世 九世 晉 世 十世 晉 世 十一世 晉 世 十二世 晉 世

辨南肇參俊守

王撫夏晉世系表

續羊棗集三根

烈

諸暨路問禮子本 著

萬一樓集卷五

覽裁導悅圃  
悵恢  
偃藻  
懋瑩  
承

懋瑩承

曇首僧蘇佖亮  
於交

恬  
○嗣  
悅

僧籍

混誕詔  
慈

洽珣宏錫  
僧亮

僧衍茂璋冲  
瑒

僧達道琰融  
瑜

萬一樓集  
四卷  
辛

二

虞深  
深

柳一作猷瞻  
長元  
鉉

僧遠  
僧黃

合  
孺遠  
僧祐籍

微

僧謙

曇首僧綽儉  
審規  
衰

慧  
暕承

如  
訐

訕

萬一樓集

四卷平

僧虔慈

泰

圖

志

緝

廓

休

來

圖

譚

圖

採

素

揖

筠

彬

三

寂

珉

朗

圖

發元

練

素

協

圖

瑾

履

圖

融

球

圖

融

彪

融

爽

融

弼

融

節

深

融

肅

融

燧 璆 乘

璆 某翁平

邵 穆 簡 ○ 晉

智 園或名 絢 媯 固 賦

續 儁 克

約 謙

超 僧朗楷 蘊 僉 證

粹 ○ 球 琳 銓 潯 野

份 琳 銓 潯

四 銓 潯

萬一樓集 四卷平

梅 錫 泛 混

蘇 僉

蘇 僉

球 蘇 僉 通 僉

蘇 僉 勤 實

蘇 僉 實

曾 園或名 蘇 固 寬

派 蘇 前 ○ 嗣 蘇 固 寬

某 翁 平

默 鑒 某 翁 平 某 翁 平

校 頤之 靜之 悅之

○嗣  
協

蒼 厥 泰

一不 頤之 華 寢一作長

修一作終

五 總 善 某 發 鴻

介 憚 現

基 舍 瑜

○嗣  
敦

萬一樓集 卷五

敦

會 舒 晏之 崑之 陋之

允之 睇之 肇之

正 曠 義之 元之 離

按義 疑之

一不 微之 頤之 憂一作憂

可考 肅之 泰

操之

獻之 靜之 悅之

真 頤之 惠

胡之茂之鑿之恢之

讚之秀之峻 琮

玩

昇之延之倫之听

祭之按延出繼祭之祭不知何人子姑附此

者之隨之鎮之標與

宏之曇生

普曜晏 德元

德和

萬一樓集 四卷平

六

羅雲思遠

美之偉之韶之曄

彬 彭之

彪之越之

臨之納之淮之興之進之清猛 縉

續

瓊之遂之

珪之顯

翹之望之泰之元宏素

彥

世二琛稜 世六 世八 世十 世十二 世十四 世十六 世十八 世二十 世二十二 世二十四 世二十六 世二十八 世三十 世三十二 世三十四 世三十六 世三十八 世四十 世四十二 世四十四 世四十六 世四十八 世五十 世五十二 世五十四 世五十六 世五十八 世六十 世六十二 世六十四 世六十六 世六十八 世七十 世七十二 世七十四 世七十六 世七十八 世八十 世八十二 世八十四 世八十六 世八十八 世九十 世九十二 世九十四 世九十六 世九十八 世一百

太原晉陽侃

雄未詳 渾戎 萬

興

園養

父衍 元

澄詹

徽

悃忝 ○嗣

萬一樓集 卷五

七

按晉書言悅無子以弟恬子琨為嗣卒子叔嗣卒子恢嗣而宋書南史謚傳俱言謚祖恬父混子詡兄叔徽子姬姬兄恢琨混二人耶抑一人而偏傍偶誤耶姑兩存之以俟知者

按宋書宏傳稱子錫嗣卒子僧亮嗣宏少子僧達別有傳則僧亮錫之子而僧達錫之弟也南史又稱子錫嗣卒子僧亮嗣亮弟言衍衍弟僧達則亮達皆錫之子臣於僧達傳二史俱稱兄錫質訥之風采而宋書明書太保宏少子若南史傳首王宏下又註子錫錫子僧達晉孫融豈此皆不足憑而傳中書子僧亮嗣子字亦謂宏子而後誤以為錫子與若然則宋書又不必言宏少子僧達別有傳加宏少二字明別其異於僧亮為錫之子也而中傳舊書沖為宏元孫以僧衍為祖則錫為晉祖可知然則僧亮僧衍錫之子而僧達為錫弟南史似不足憑也姑以俟夫識者

太原晉陽王氏世系

一世二世三世四世五世六世七世八世九世十世十一世十二世十三世十四世十五世十六世十七世十八世十九世二十世二十一世二十二世二十三世二十四世二十五世二十六世二十七世二十八世二十九世三十世三十一世三十二世三十三世三十四世三十五世三十六世三十七世三十八世三十九世四十世四十一世四十二世四十三世四十四世四十五世四十六世四十七世四十八世四十九世五十世五十一世五十二世五十三世五十四世五十五世五十六世五十七世五十八世五十九世六十世六十一世六十二世六十三世六十四世六十五世六十六世六十七世六十八世六十九世七十世七十一世七十二世七十三世七十四世七十五世七十六世七十七世七十八世七十九世八十世八十一世八十二世八十三世八十四世八十五世八十六世八十七世八十八世八十九世九十世九十一世九十二世九十三世九十四世九十五世九十六世九十七世九十八世九十九世一百世

澤昶渾尚

漢屬門太守

恭簡

濟卓

解

澄

汶

湛承述坦之愷

愉緩

納

國寶

萬一樓集

四卷

八

忱

禕之

遐未詳恪

欣之

歡之

臻

柔沉浚道素崇之

黯佐嶠淡度

脩

訥濛蘊華

和

恭簡

陳郡夏陽謝氏世系

一世二世三世四世五世六世七世八世九世十世十一世十二世

衛 鯤 尚 闕 闕 靈 祐

衰 奕 ○嗣

泉 疑 卽 康

靖 ○嗣 康

晉 書 虔 ○嗣 蕭

萬一樓集

卷五

玩

元 瑛 靈 蓮 鳳 超 宗 才 卿 藻

幾 卿

現 未 詳 誰 子 以 瑛 偏 傍 同 附 此

據 朗 重 絢 世 基

瞻

晦

臚

允 景 緜 恂 孺 子 璟 微

純

魁

述

綜

約

舉

約

述

綜

約

舉

約

述

綜

約

舉

約

安瑤

該

承伯

縉

眺

謨

舉

約

模

該副

徽

徽

澹

嶽

璞

嶽

琰

肇

峻

因名莊

颺

萬一樓集

四卷五

冊

諛

十

諛

哲

顯

嶽

瀟

覽

元大僑

稔

舉

嶽

札

舉

嶽

柚

混

萬 韶 鳳樓書 曜

○ 嗣 掖

石 汪  

鐵 邈

冲 方明 惠連

惠宣

○ 嗣 任

喻 柔許 〇 嗣 朋 慧

川 柔許 謙

王謝世系 終

萬一樓集 四卷 辛

三

鄉飲酒禮席次圖說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大道所在令人以節文為末務而弗  
謹也鄉黨曲禮諸書可不列於學宮矣况鄉飲古今盛典行  
不著而習不察可哉為鄉飲酒禮席次圖說圖九說七總說  
一共為一篇隆慶庚午冬日諸暨路問禮序於定遠公署

萬一樓集 卷五



考定古鄉飲席次圖

共叙 禮制與夷平今日禮制相開亦不致致致公器  
昔西晉不察也非欲澤地斷無大圖紛圖其詳以懸  
也 禮制與夷平今日禮制相開亦不致致致公器  
大章亦亦令人及禮文致末章而收

寅

手

一

圖  
按禮稱四面之坐以象四時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  
南以輔賓坐主於東南而坐僕於東北以輔主人仁義  
接賓主有事又曰賓必南向是故天子之立也左聖向  
仁右義偕藏也又曰介必東向介賓主也考定其圖當  
如此蓋古人尚右也三賓席次未詳

萬一樓集 卷五



二

丑但

此位亦可  
此有正

見

行

鄉

飲

席

次

圖

此蓋古人尚右也三賓席次未詳  
曰介必東向介賓主也考定其圖當  
如此蓋古人尚右也三賓席次未詳  
南以輔賓坐主於東南而坐僕於東北以輔主人仁義  
接賓主有事又曰賓必南向是故天子之立也左聖向  
仁右義偕藏也又曰介必東向介賓主也考定其圖當  
如此蓋古人尚右也三賓席次未詳

按古人惟童子隅坐有憂者側席而坐鄉飲盛典豈其  
習童子之節而自同於有憂者哉讀禮者泥西北西南  
之文而不及南向東向之旨倡訛踵陋亦可哂矣

高樓集 四卷

大寶

三

五

考定大明會典鄉飲席次圖

去火而不以南向東向之自謂偏殿則亦何西矣

舊童子俱實而自同於有憂者非斯義也

考古人辨童子則坐齊齊古辨禮而坐無辨禮典者其

按大明會典載主賓知府州知州縣知縣如無正官以佐貳代位於東南大賓以致仕官爲之位於東北僕賓擇鄉里年高有德之人位於西北介以次長位於西南三賓以賓之次者爲之位於賓主介僕之後司正以教職爲之考定其圖當如此但我朝尚左賓位東北則主當在西南可知而仍云東南古介以輔賓顧以次長爲之而居下僕以輔主顧以年高爲之亦曰賓向居上且既曰次長則當居主之下矣而反在左若曰介亦賓黨則主人又全無輔恐非祖宗參酌古今之本意豈當時寫錄之訛纂緝諸臣未暇考正然歟

萬一樓集 卷五

四

豈當如舊檢及編纂時用本經言五然歟

實業限主人又全無輔恐非祖宗參酌古今之本意

上且既曰次長則當居主之下矣而反在左若曰介亦

其故多而誤于謂以輔主顧以年高爲之亦曰賓向居

則主當在西南可知而仍云東南古介以輔賓顧以次

長爲之而居下僕以輔主顧以年高爲之亦曰賓向居

上且既曰次長則當居主之下矣而反在左若曰介亦

賓黨則主人又全無輔恐非祖宗參酌古今之本意

豈當如舊檢及編纂時用本經言五然歟

實業限主人又全無輔恐非祖宗參酌古今之本意

上且既曰次長則當居主之下矣而反在左若曰介亦

三僎

不問矣此謂三僎之賤也

故釋者言有前僎後僎而無官又與並位言僎之人映其

德言矣而與大賓附又不居之非國且無置正皆與

依禮風官平僎實也附帶大僎而齊官當於五下又不

云且三賓即世賓依實主介附之於而與附並同是雖

古今聘二賓二賓會與外聘實昭二賓矣又前一聘五

采問並三賓

歸

三聘或洽古

雷一樓集

卷季

五

按此大明會典圖也一賓二賓一二三僎之名古所

未聞或當時以義起而事例中又不載大賓非一賓乎

古介即二賓從會典則僎賓即二賓矣又何一僎之

云且三賓明閑位於賓主介僎之後而與僎並列教職

州縣屬官平時或可假借大禮所在自當從正府又不

必言矣而與主並例又不見之事例且所謂僚者誰與

州縣弗言府僚屠傍而屬官反與並位行道之人知其

不可矣此係寫錄之誤無疑

大明會典

三聘

歸

擬定大明會典鄉飲席次圖

正尊學懸於以意散志可也

賓

二

調

此誤設二位

會典以東為尊西為賓東出而賓西入之謂之賓

會典以東為尊西為賓東出而賓西入之謂之賓

介

主

三賓官母附此

高樓集

卷五

六

按參酌古今其次當如此賓位東北介以次賓為之位西北俱南面主位西南俱以佐貳為之位東南俱北面三賓位賓左西山司正位介右東而眾賓次三賓眾屬次司正有二僎則位僎之右三賓官尊則位介之右皆稍後二僎從 會典義起以盡僚佐此皆明白易見意會典所以改位賓於東北而復添二僎三僎之意本欲若此當局者未竟其說而秉筆之徒狂習聞見未盡歸証善學禮者以意逆志可也



三圖附次席飲鄉定儼

三賓

賓

介

正位

講

正

眾賓

正一

萬一禮象

卷辛

八

按參酌古今前圖正矣更附此三圖備變通也為司正  
言則府從前圖州縣從此三圖乎

正一

介

正

賓

正

正賓

正



會典則猶尚右此洪武初年禮也後改而尚左則賓黨居東而西向主黨居西而東向所不必言矣

謹按大明會典鄉飲酒禮事例一款如有不遵圖序坐者以違制論至其圖次開載雖未甚明然其大意則已可見不知天下郡縣胡爲尚沿先代舊制而且於舊制講尤未精夫禮文明百可採縱欲從古不當爲四隅之坐況古人尚右我朝朝廷變而尚左則其次自當不同故雖會典明開大賓位於東北此正所謂得與民變革者而尚爾承訛無怪昔人疑周禮爲周家未行之書也夫所以鄉飲將使民觀感而興於孝弟者也方今達

萬一樓集

卷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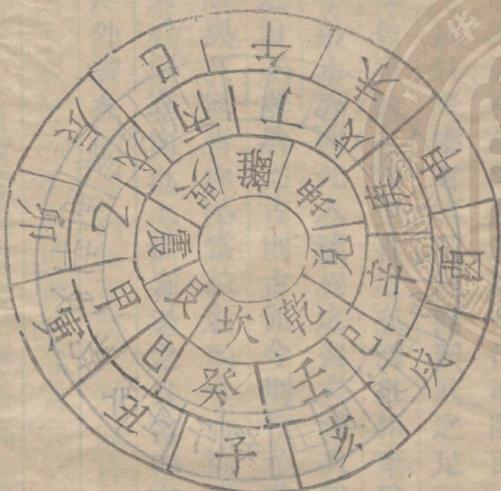
十

禮莫不尚左而獨於鄉飲尚右且復尚隅而主居客上佐居長比民且疑懼之不暇而何興起之足云果能興起將必位長者於右位少者於左而且相率爲古大童子之禮孝弟未成而先入詭異之習矣謹次爲圖說以俟好禮之君子雖然從古則古從今則今參酌之論似非分義然與其反古而不當孰若酌今而協宜安於不當而不安於協宜何也上世寡過之民當必有出於按圖刻舟之外者矣

圖向四十二



圖向二十七





辛丙壬丁癸坤艮乾巽十二向者堪輿家所謂縫鍼也在十二向交禪之間非正與不可名而錯舉其一可名者以名之非可與十二支並列而均分之也試究其說十二支之位所不必言也甲始於寅而終於卯老十分之三乙承乎甲而終於辰之十分之四丙始於巳而終於午之十分之五丁承乎丙而終於未之十分之四而戊則半寄於辰半寄於未而皆居其後十分之六焉庚始於申而終於酉之十分之五辛承乎庚而終於戌之十分之四壬始於亥而終於子之十分之三癸承乎壬而終於丑之十分之四而已則半寄於戌半寄於丑而皆居其後十分之六焉若卦則坎離震兌居子午卯酉

萬一樓集

卷平

三

酉之正而左右各餘十分之一有奇乾巽坤艮則補其四隅之空此皆氣之自然位之一定有不待安排布置而然者是故以寅向言之謂之甲可也右後十分之八有奇謂之艮可也左前十分之六有奇謂之震亦可也而唯謂之寅主地面言也唯前而寅卯交禪之際謂之寅則遺乎卯謂之卯則遺乎寅而于當乎甲卦當乎震然謂之震則卯辰交禪之際亦震也而其稱混矣故以甲名之取其獨也後而丑寅交禪之際謂之丑則遺乎寅謂之寅則遺乎丑而于當巳思交禪之際猶夫支也惟卦則適當艮之中故以艮名之亦取其獨也餘皆倣此此二十四向之說也是故十二支者向之正包于

與卦而言老也其于卦十二向則兩支交禪之際支不可名而錯舉其一可名者以各之所謂縫鍼者也謂之縫鍼唯名其一縫之間爾非與十二正向並列而均分之也其戊巳坎離震兌之不數於向者偶不當十二支交禪之際與當之而不可專名爾非不列於四方也此二十四向之說也實則十二向也後之人不察其實而徒徇其名曰十二也遂均分而並列之而於天地陰陽運行各足之妙皆齟齬而不可入而且相沿之而不察也毫釐千里非一日矣或曰戊巳之各分爲二何也曰寄旺於辰戌丑未土之道如此也而未當中央之令適值乎坤寄旺於四方而尤旺於此故丁之後繼以

萬一樓集

卷平

戊爲獨順焉造化分列之妙不假安排而巧於安排者不能過如此也然在甲子有戊戌而無戊未有巳未而無巳戌戌顧在未而已顧在戌何也曰此不可執一論也戊土陽也故屬之東南巳土陰也故屬之西北況丁戊順也而戊巳三向亦每相對苟易戊於戌而易巳於未則以戊對戊巳對巳便有系統且甲始於寅而終於卯有甲寅而無甲卯乙始於卯而終於辰有乙卯而無乙辰丙始於巳而終於午無丙巳而有丙午丁始於午而終於未無丁午而有丁未戊始於辰而終於未戊辰而無戊未巳始於戌而終於丑無巳戌而有巳丑此皆例之可推者嗚呼天地陰陽之用雖微妙難知而



